尚書集解

周書七

酒誥

紂為長夜之飲民俗化之故周公誥康叔使為政教之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鄭曰妹邦紂所都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沐之鄉則沐之北沐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詩譜曰自紂城而北謂之鄁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此注沐鄉屬鄘康叔封域不及鄘故云連屬之監謂衛為州伯也妹沫字通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王懷祖先王曰此毖當訓敕廣疋釋詁必教也是也詁敕庶邦者文王為雍州伯南兼梁荊故得總括庶國也庶士即庶子官少正者大正之副官周書有大正正刑書左傳鄭有少正之官朝夕曰祀茲酒論衡曰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言民間非大祀

不用酒伏生傳曰聖王治天下五十以下非蒸社不敢游飲六十以上游飲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

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

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小子國子也正謂正官事謂事官韓非子曰康誥無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天子失天

下匹夫失其身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伏生傳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傳侍于賓奠然

後燕私燕私者祭畢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湛宗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

志也故祀禮有讓德絕有復義之至也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文王又誥

民自迪其小子也祖父愛子孫甚子愛土物其心欲喜也迪道之也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

小子惟一德有小大在小子無貴賤皆戒彝酒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妹土居民

[illegible]之[illegible]爾股肱之力奔走事厥考厥長庶人奔走在官祿足

文藝黍稷[illegible]酒醴[illegible]

以養其父兄者有兄則弟可幹走于外肇牽車牛遠服賈用白虎通曰行曰商止曰賈書曰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遠行可知方言歎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書不言商即此意也孝養厥父母嬪曰之民輿奔走服賈者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惟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慶猶喜也馬曰洗盡也說文曰腆設
膳腆腆多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庶伯卿伯也君子者大夫以上
所析也與常也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羞進也耇老也君長也言爾大克進于耇
休為家之長乃可飲酒易傳曰家人有嚴君焉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既長年克永
觀省雖飲酒亦德將矣丕不也作為也稽同也爾尚克羞饋祀自祭其先也鄭曰助祭于君爾乃自
介用逸介介福也逸宴飲也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
不忘在王家如是之臣天必順之主家必敬念之王曰封我西土棐徂棐匪同俱往也匪徂

猶言不遠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
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曰殷先哲王克畏天顯小民上畏天道下畏民君
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帝乙紂父也成王畏相成就王道敬畏輔相
惟御事厥棐有恭棐輔也不敢自暇自逸臣亦敬輔其君矧曰其敢崇飲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亞副倅也服謂服事者宗工宗族之官越百姓里居百官致仕在里者罔敢湎于酒鄭曰飲酒
齊色曰湎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助成王德顯明于以
正人于以敬法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紂始縱飲厥命罔顯于民祇
保越怨不易祇聚于怨不變所為誕惟縱淫泆于非彝紂為酒池肉林男女裸逐之樂

用燕喪威儀（燕樂無度）民罔不衋傷心（說文引此文曰衋傷痛也）惟荒腆于酒不

惟自息乃逸（不思息止其淫泆）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積罪忿于王都）

越殷國滅無罹（罹憂也當作羅）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

羣自酒腥聞于上（天惟民怨衆[illegible]臣紂自自縱酒）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

逸（惟紂淫泆故也）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民亦人也）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

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監于水知形容監于人知吉凶）今惟殷墜厥

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撫循也監紂之所以亡監殷先哲王之所以治）予惟曰汝劼

毖殷獻臣（劼固也毖慎也說文引無汝字）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鄭曰太史內史

掌記言記行）越獻臣百宗工（獻臣賢臣也百宗工親臣也）矧惟爾事服休服采（鄭曰

服休宴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別惟若疇圻父鄭曰順壽萬民之圻父謂司馬主封圻者薄違農

父馬曰違行也按薄亦迫也迫行萬民之農父謂司徒主農政者若保宏父順安萬民之宏父謂司空主民居者

宏空聲相近定辟侯國三卿能定一國之法別女剛制于酒況女一國之主必能剛制于湎厥

或誥曰羣飲女勿佚勿縱我之盡執拘以歸于周說文引作盡執抲獻古文也抲手翦

作可請火何切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

惟教之殷諸臣工化導于縱飲之風从姑先教之有斯明享鄭曰斯析也鄭意羣飲之中又分析之也明享

即朋享之謂詩曰朋酒斯饗饗享字通言歲時饗飲不在執抲也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

恤此非我所憂弗蠲乃事時同于殺弗潔志以從事彼乃自同于可殺王曰封汝典

聽朕毖毖教也勿辯有司民湎于酒辯猶俾也書序王辯榮伯馬融曰辯使也此言勿使司民

者湎于酒民亦不能湎于酒又伏生傳引

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酒誥逸此文

尚書集解卷十七

周書八

梓材

誥康叔也馬曰梓古作杍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惟邦君之事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上達王下達大家汝邦君常如此則上下情通于是曰我有所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鄭曰諸侯並六卿為三或兼職焉按左傳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則三卿也羽父求太宰似是兼職夏之父弗忌為宗伯臧孫紇為司寇此即亞旅尹當當作亞曰罔厲殺人邦君之大家咸言如此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言君先敬勞于事故大家往即救勞行事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往本作徂後人改也歷人者經見之人也墨子引太誓小人見姦巧不言

發罪鈞是紂時虐刑見姦宄殺人者不肯及歷人肆亦見君事戕敗人宥馬曰戕殘也按戕如
粥于戕戕于之戕謂殺害之敗者說文曰毀也猶毀傷之言大家治殺人宥歷人亦見邦君于戕人者宥敗人故也所謂我有
師師王啟監厥亂為民鄭氏周禮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是也亂治也論衡引作賓佐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敬寡伏生傳作鰥寡亦作矜寡至于屬婦說文引周書至
于嬬婦嬬謂婦之予人任引此古文說也合由以容由道尤王立監治民其教命曰無戕無虐至于老能中有矜寡
妾嬬中有任婦皆嬬道覓容之王其效邦君越御事效當作故古教字也厥命曷以引養
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有辟王教邦君命以長養民安民之事古王皆戒邦君不可有偏僻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敷菑者田初耕拔去其艸曰菑敷猶
徧也陳或作敶治也既菑之田當脩治其疆畎畎深尺廣尺長竟畝播種于畎中必為塍以界之疆界也若作室家

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塈堊色也塗涂黝用塈苫屋曰茨說文塈作墍仰涂也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梓木工也馬曰治木器曰梓樸未成器雘善丹也山海經青丘之山多雘說文樸木素斲所也木素既斲則成器矣塗說文引古文作敷段借字今王惟曰斿戒成王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懷來諸侯以為夾輔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享獻也作作賓也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后謂後王也式用舊典以集諸侯皇天既付馬融作附也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天既以人民疆土付畀于先王肆王惟德用肆今和懌先後迷民懌本作斁字當為釋說釋也用懌先王受命已嘆詞若茲監言王視此若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于民碞請與叢同暫碞險貌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孝經說曰八方之廣周雒為中周禮謂之地中是也呂覽引南宮适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余一人有善易見也有不善易誅也此即婁敬所云雒陽當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者也旦曰召公述周公于成王之前稱周公名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時自中乂作雒邑上應天和下得地中中均治化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成命在天王能應天治民自今其休美矣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殷尚有述民故以服殷御事為先比于周御事之善者可以日節其情性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再言我不敢知者欲成王知之我不敢知曰。有殷

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曰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夏歷年四百殷歷年六百皆以後王
不敬德而亡今王受命亦惟是繼二國之事其可不敬德乎王乃初服論衡引作今王初服嗚呼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嗚呼論衡作於戲貽當作詒今天其命哲命吉
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天有智愚禍福脩短三命皆以今王初服知之宅新邑肆惟王
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勉王永命于茲新邑其惟王勿以小民
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言王亦勿敢用殄戮治民自以為有功也其
惟王位在德元王者位居首出體德之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天下
之民皆儀刑于王德之顯劉度物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

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上下謂大小臣工皆欲王受天永命如夏殷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予小臣以下召公拜說言也讎或作酬讎如若讎析父之讎讎民百君子謂永保民之百官也友有也有民者謂庶邦君也咸命明德謂畏天命以明其德

王末有成命末終也我非敢勤非敢自言能勤惟

恭奉幣用共王能祈天永命言我今日奉庶邦幣以共王王其保此永命矣

尚書集解卷十九

周書十

雒誥

漢人雒皆作雒東都洛皆作雒行以後一概改從今為雅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周公居攝五年營雒卜吉致命于成王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始命者文王也定命者武王也成王幼沖自以不及予乃允保大相東允維也保大保也相宅之事召公先之周公繼之傳稱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周書度邑曰武王曰我南望至于三涂北望顧于有嶽顧瞻于河宛瞻伊雒據此宅雒者武王意也而周公成之自是中又天下無遠天室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此采召誥文若翼日乙卯也鄭氏據伏生傳雒誥作于攝政之七年今按雒誥始于五年相宅訖于七年致政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周公營雒將遷民先卜河北黎陽鄭曰為其懷

王重透先卜其近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
此召公所得卜之成周周公所達觀者也
澗水瀍水詳禹貢豫州惟雒食者鄭以為民服田相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
此周公所卜下都也
伻來以圖及獻卜
伻漢儒引作辨或作苹堯典馬注苹使也皆叚借字古苹辨與伻通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周鎬京也周公作成周與鎬京媲美
伻來來
鄭曰伻來來者還使二人也鄭意二卜皆遣使更番送至
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視古字示馬曰貞當也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下武箋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
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厥稱殷禮
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前代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成待明年即政後頒行故告神且用殷禮也白虎通引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與鄭說不異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周公作雒既竣欲成王舉新祀告成功也咸秩無文者孟康漢書注

諸廢祀無文籍咸祀之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有事謂王當來有祀
事于雒邑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女受命篤弼功謂
賢也宗謂親也二者之中擇功最者使主元祀成王以周公宗親功最大即命主祀丕視功載乃女其悉
自教工視古示字功載記功宗之書成王以示周公也教工謂伏生傳作學功學效也傳曰當其致功也于卜雒邑營成
周改正朔立宗廟制祭祀易義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畫其天下定諸侯
之志而致天下諸侯之功也據此伏生亦謂成王褒大周公之功使主元祀也孺子其朋孺子其朋鄭曰
孺子幼小之稱謂成王也按周公戒成王無黨比于其宗朋猶黨也其往勉其當往新邑無若火始燄燄
厥攸灼敘弗其絕缺敓社循左傳注及唐石經石注皆作炎炎定本也梅福傳引母若火始庸庸今文也此
言當慎其始勿即滅其次序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在周工即

伻從王于周往新邑考

敦工使諸臣也其順常循于故事予所為惟當以在周工之眾臣往勞之

伻嚮即有僚伻使也嚮向也使所嚮往即有官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其永有辭周公不言宗欲成王明功以裕惇大之典俾有辭于後世可法可傳

公曰已歎詞汝惟沖子惟終言當終成前業汝其敬識百

辟享亦識其有不享識記也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孟子引無惟字

惟不役志于享志古亦作意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貢篚多而威儀簡凡民惟曰

不享惟事其爽侮爽明也侮傷也志不在享明有侮偽之事乃惟孺子頒頒說文引古文作攽

邠分也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朕不暇聽句朕教汝于棐民彝

民彝常道也識百辟享誠率之以敬所以輔是常道也汝乃是不蘉乃是（時）惟不永哉鄭曰蘉勉

也說文無蘉身方曰茫遽也廣足崩遽也于尔足為孟勉之錢宮詹曰蘉字當依說文作崩按新邑既成有元祀之禮有覲

孟　說文孟　鄭有孟

一

侯之禮汝不比之勉何以永有辭于後世乎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周書
曰言父典發爾父登德正父登過據此正父周之官名也言無不若予則知正父之官非止一人為之汝往敬哉○茲
予其明農哉成王往即政于新邑周公自欲退休也伏生傳曰大夫七十退老致于鄉里餘子出學傳農事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彼在周之臣皆能裕民無胥遠之常用定之王若曰公明保予
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稱舉行也言公制禮作樂
伻于顯揚文武之烈克對上帝之休命和恆四方民公作新邑和集四方民而常久之伏生傳引作和恆萬邦
四方民此今文也居師周稱王都曰京師前書雒師此言居師謂新邑猶周京師惇宗將禮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王以周公德業甚美即以惇宗將之意使行元祀之禮告成功于文武之廟也將者行也惟公
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伏生傳四字為句迓衡不迷親紀

注元康誥引此為句近俗字古作御鄭曰稱上曰衛鄒陽傳懸衛天下如淳解為懸法度于其上

文武勤教予小子夙夜毖祀言文武勤教化也思予夙夜毖祀非敢有懈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功輔道之厚無不若是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言予小子其敢退乎即政于周京當封公之後留公輔政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迷敉公功迪道也亂治也四方已迪治尚未定惇宗之禮亦未克安寧于公功言未有所酬報也鄭曰敉安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公既輔道于前備宜迪將于後視我執事眾官大保文武之業受民猶言受命將帥也士事也

亂為四輔四輔者周公立前曰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大公立左曰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召公立右曰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史佚立後曰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大戴禮保傅篇云

王曰公定定止也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舊讀予往已為句江徵君屬下為一句言予往

以公功既敬奉之且祇說之公無困哉漢書元后傳杜篤傳皆引作公無困我周書祭公解亦曰公無困我哉此成王言公無欲去以困我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儀刑勿替四方世世享公之德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也按鄭主五府之說故以文祖為文明堂孺子來相宅來視巳成之功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時自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成王意在惇宗先定宗禮周公則以大惇典在建殷賢為周家恭奉之先自是萬邦皆休美矣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周公七子長伯禽及凡蔣邢毛胙祭皆執事于王室故曰多子也哉曰多子謂同姓子弟也師者眾御事之臣也周公言以多子為周家孚信之先孚由中出故以同姓言之恭由外見故以異姓言之考朕昭子

刜乃單文祖德考成也詔于成王也單厚也馬曰單信也伻來遳殷乃命寧予遳勞也成
王使來勞安殷衆自敉公功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
禋于文王武秬鬯秬黍和鬱艸為酒卣中尊也二卣者文王一武王一也王以秬鬯命周公禋祀文武拜手稽首
致之敬也作雒為周公功故王使公告成公亦不敢宿也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
德惠篤敘以下周公為王頌禱之辭也厭饜石經作厭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
永觀朕子懷德殷乃引考言殷長成為周也朕于成王也戊辰王在新邑烝鄭氏讀至烝字
為句冬祭曰烝祭歲以為冬十二月戊辰晦也晏于昔日自天子至士皆祭以有時按周十二月即夏之孟冬祭歲鄭代
據劉歆以為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按誥終言在十二月恐非正月矣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于時始用周禮故用騂牛在石語時備用殷禮故用騂牛[illegible]語[illegible]言騂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

公其後鄭曰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請所作冊祝書告神以周公宜立後將封伯禽也王賓殺禋

咸格王賓諸侯作賓王家助祭者禋之言煙也既灌殺牲取牲膟膋合蕭艾黍稷燔之煙臭旁達故曰殺禋也王入在十有二月

大室祼大室清廟中央之室也祼若用圭瓚酌鬱鬯以獻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封伯禽

僞爲周公後史逸作冊誥之也凡賜爵祿其禮曰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冊命之

成王[illegible]謂周公拜前伯禽拜後命以伯禽之誥是也所在十二月惟周

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明堂位曰七年致政于[illegible]成王

尚書集解卷二十

周書十一

多士 此遷殷頑民于洛邑也頑民衆故誥告其士

惟三月 鄭曰成王元年三月也 周公初于新邑雒用告商王士 周公時在成周將遷殷民于用播告之也周書王會盛言成周之會在宣王時則曰東都平王東遷居之此即周公所作澗東瀍西之新邑雒也周公所作瀍水東者下都也成王時遷殷民民居之其後敬王復徙此亦曰王城皆瀆于雒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馬曰秋曰旻天秋氣肅殺也方曰降喪故稱旻天 我有周右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 將奉也勑作敕正也 終于帝 終成上帝之事 肆爾多士肆也今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馬融本弋作翼翼取也鄭曰翼猶驅也被翼者獲也獲有傾覆

詁故訓為敗也翼為驅者驅亦逐也若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是也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天不與殷也固亂猶言怙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天輔我耳非我敢求天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

為惟天明畏帝亦天也畏亦作威言民所奉行皆去殷歸周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也我聞曰上帝

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言天欲長安是民夏桀失德不適安則惟天降至罰嚮于是也夏弗克庸帝弗用天戒大淫泆有辭泆馬融本作佾佾者動作劮劮也儀璿佾也有辭若日何嘗亡之言也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

湯革夏俊民甸四方俊民民獻也甸治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

祀恤與謐溢通慎也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

天其澤古無懌字或作澤亦作釋詩曰其耕澤澤亦尺即作釋釋釋為解釋解釋則悅懌也在今後嗣王

紂也誕罔顯于天昧于天道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有又也又無所聞念于先
王之道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泆魯世家作佚馮曰紂大淫逸無所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
而敬之也惟天顯天道天顯也民祇民敬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
不明厥德紂有昏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皆有可數之罪王若
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靈善也古靈令字通
割劓絕也告敕于帝敕正殷命告于上帝也禮曰牧野既事柴于上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
王家我適江徵君讀適為敵言我周既革殷命不復與武庚為敵惟爾武庚反與我為敵也貳復也予其曰
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言我不爾動動自爾邑邑謂紂故都也白虎通曰夏商曰邑周
曰京師湯誓率割夏邑酒誥辜在商邑是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戾止也肆故也

正誅也予念天降罰于殷即有所大止故不爾誅也 周禮大司馬鄭注曰正之者執而治其罪 王曰猷告爾多士 猷道也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雒在躔西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 奉德東 德也 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 唐石經作後誅 後亦摩去誅字 無我怨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殷革夏命具在 典冊爾所知也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女又曰夏人進擇在殷王之庭 有服命在百僚者恐周不如殷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于惟殷之有德人是 聽是用今于敢求多于 爾天邑 商邪 予惟率肆矜爾 率常也肆矜猶肆赦 也論衡引作夷憐 非予罪時惟天命 王曰多士 漢石經作 告爾多士 昔朕來自奄 踐奄事在周公攝政三年奄 說文作郁云郁國在魯鄭曰 奄在淮 夷之北 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四國管蔡商奄 也命謂教命 我乃明致天罰移

爾遐逖遐古作遐逖或作逷比事臣我宗多遜言移爾遐心比近事我宗周無有不順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申重也今朕作大邑于東茲雒予惟四方罔攸賓馬曰賓卻也言四方之人無所不容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土田廬也爾乃尚寧幹止幹幹事也爾庶幾安居樂業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不啻不止也啻或作翅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子孫相繼爾厥有幹有年于茲雒有幹謂服奔走有年謂服稼穡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小子殷民之子孫也王曰又曰此有脫文時予乃或言或有也爾攸居○

受命受嗣位之命中身即中年也按文王受命時年四十七八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漢書谷永傳引維自今嗣王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漢石經同此今文也當從之無皇曰今日耽樂漢石經皇作兄兄況也況滋也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酗當作酗顏師古漢書注引此文酗作配按配讀與酒同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古王于民大事訓告之事保惠之常事教誨之無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說文引無或譸張為幻古文也郭璞尔疋注同今本民字胥字皆衍文譸張欺誑也楊雄作侏張馬融作輈張郭璞作侜張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漢石經作此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此今文也正政也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否亦作不（否則猶一本無則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鄭解皇為暇言寬暇自敬其德所謂寬綽厥心也漢石經皇作兄兄況也滋也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怨鄭曰不但不敢含怨乃欲屢聞之以知已之得失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辟罪也猶愆也亂罰無辜怨不長自省愆不惟害已之得失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漢石經於戲嗣王監于茲無其字又伏生傳白虎通皆引無逸曰厥兆天子壽今本闕此文

尚書集解卷二十二

周書十三

君奭

史稱周公攝政召公疑之周公稱湯有伊尹云云召公乃說此史遷據孔氏古文說也馬鄭注皆不從按[illegible]

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鄭曰殷周興亡君奭同知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終馬融本作崇按崇亦終也詩崇朝其雨崇朝終朝也漢石經終作道祥作詳按道當為遒擇詁遒亦終也嗚呼君已曰時我君以為是我責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予不敢稍安亦不敢不計久遠越我民罔尤違惟人越曰同言民之無所尤違者惟人有以治安之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

易天難諶乃其墜命漢書引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墜命此命文也在祿不知天命我迪子孫在家雖不知之知之矣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言緒乃遠歷謂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非有哲正哲也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鄭曰又曰人又曰周公稱人言也我道惟寧王德延道馬融作迪寧王文王也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鄭庸常也釋懌也言我迪文王德延長之天其不常說懌我文王之受命予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鄭曰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阿衡倚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大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師也皇天北極大帝言伊尹功至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馬曰格至也道至于上帝謂奉

天時也鄭曰伊陟伊尹之子按臣扈見于湯時大戊為湯元孫臣扈偁在作相也書序咸乂巫咸所作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咸之子世掌巫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古今人表甘盤傅說並列竹書紀年
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三年夢求傅說得之率惟茲有陳率與聿同詞也蓋殷臣也陳久也蓋數人皆殷舊臣
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故當作肆後人改也禮陟配天謂升祖配天之祭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純大也[illegible]則商實則即也實富也富備福也淮彼君如此斷句百姓王人。罔
不秉德明恤百姓百官也王人亞旅以下之官小臣屏侯衛。矧咸奔走。內而小臣之微
外而屏藩侯衛無不奔走服事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惟茲殷臣惟德是舉用相其君稱舉也乂當作
芟相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故當作迪四子講德論引書曰。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今
文也李善注亦引史一人有事四方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伊尹

壽百有餘歲卒于沃丁時咎單與伊尹同時沃丁時猶在臣扈
見于湯時作相大戊皆眉壽之臣也天壽茲數臣治平之功至
于天
有殷嗣天滅威殷嗣謂紂也紂一無道天即滅之以示威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固命
謂克享遐壽
厥亂明我新造邦亂治也明勉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
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緇衣引書曰割田觀文王之德古文也鄭注曰古文周田觀為割申
勸博士讀為厥亂勸按周形似害又茲為割田觀與申勸形似
傳玉獻古文割申勸即今文也古文無說今以証通之周室也
古田廛陳三字同用田亦父也言天靜家中父觀文王之德也
鄭用今文其注緇衣曰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德天蓋申勸之
漢人引割或作釗鋗即說文割也古外切
割有割趙亦同蓋皆釋言曰蓋割裂也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
有夏亦惟有若虢叔左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據此虢叔文王弟也國語亦云文王敬
友二虢此不言虢仲
有若閎夭墨子曰文王舉泰顛閎夭于罝網之中而授之政
有若散宜生大戴

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是散宜生其氏散宜也文王拘于羑里散宜生求珍物獻紂得釋歸有若泰顛有若
南宮适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云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
大德周公謙不敢自比焉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者人又言也人亦有言茲數臣若不能往來迪教文王亦無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
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迪知迪知也迪見从心見也言天大助文王秉德迪知天威者乃惟是五臣昭
文王之德烝見于四方迪見之史請與伐周冒聞于上帝冒馬融作勖勖勉也賈逵侍中蔵亦云勖聞上帝
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
威劉厥敵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案墨子稱武王有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蓋其時虢叔已死
矣馬鄭論語十亂注亦不數虢叔在內釋詁劉殺也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虢文

引周書武王惟昭古文叚借字依今文則勖字也畢盡也大盡于道克稱文王之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

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其濟小子同未在位小子成王也雖已即政與本在位同

誕無我責收江徵君讀至收字為句收斂也言大無責我斂身以退罔勖不及無勖我不及前人

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曰耇老也造成也老成德之人不

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曰有能德至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鳳皇也公曰嗚呼君肆其

監于茲肆今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難告君乃猷裕鄭曰召公不說

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我不以後人迷不敢以後人迷亂前人之德公曰前人敷乃心

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江徵君曰前人謂武王也周公召公盡並

受武王顧命命輔成王者使安立民之中明勉輔侑于王惟在亶誠也作使也極中也偶之言侑也乘茲大命惟

文王德句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女朕允告女以我諶信保奭其汝克敬能敬其職以予監于殷喪鄭氏梓材舊注以讀為與大否肆念我天威否當讀為不肆長也召公與予監于殷喪其大不長念我天威乎言必畏之也予不允惟若茲誥謂予不信而若此相告乎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予惟勤襄王事我二人之責也汝不當相合哉人亦有言在是二人為輔天休益至矣茲益也惟時二人弗戡其女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戡勝也又言我二人後若不勝任汝當敬德明猶汝俊民以讓後人則大是耳今卽退則非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篤輔王室有是二人我周用克休美至于今日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

誥謂予不愛而若此多告予予惟用閔于天越民閔猶悲也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民德皆有初無終汝所知也鄭曰周公以召公不說故依託民德以剴切之祇若茲往敬用治我所告祇如此

周書十四

多方

周公作新邑于雒集四方民居之遷殷民故此誥告之曰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此五月伏生傳以爲攝政之三年史記又以爲七年反政之後鄭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來歸於鄭說依伏生也宗周鎬京也來遷以前無稱雒邑爲宗周者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王以命告之其辭實出周公也殷侯謂殷諸侯尹氏謂殷正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洪惟嗣也言王者圖度天命弗長敬念嗣祀矣惟帝降格于夏降至罰也有夏誕厥逸大其縱佚不肯慼言于民不肯憂慼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

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不能一日自勸勉于天道也此夏桀之失爾無有不知厥圖帝
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麗離也謂離于罪也言夏桀[illegible]不能開釋無辜乃大降罰崇亂
有夏大降誅戮終亂有夏因甲于內亂鄭本甲作狎言習為爲數之行于內為淫亂不克靈承
于旅罔丕惟進之共丕作不恭作共言淳斆于眾、洪舒于民舒古作荼言大為荼毒于民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叨貪也懫古作懥說文引周書曰有夏白懥忿戾也此古文說也
欽劓割夏邑欽興也興殘害于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
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純讀為屯猶嗇也言天不畀嗇夏命乃惟以爾多方
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江徵居曰義民猶言民儀謂賢者也夏桀乃使爾多方之賢者不能長久多享
祿位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保安也胥皆也

至于百為大不克開諸所作為皆開塞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

作民主成湯代夏天所簡畀賚由爾多方簡畀也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慎刑罰而民勸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

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言商先王無不明德慎罰今至于爾辟謂商王受弗

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此可歎也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

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釋詁曰庸常也說文釋為今俗字說釋也言天命不于常非能常說有夏

常說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圖說有夏非能圖厥政猶復安恃

天命有劫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不克集爾多才享天之命天降時喪有

邦閒之閒代也湯起自有邦代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曰焉

蠲明也烝升也詩毛傳蠲潔也書商王受德不潔升聞于天

天惟喪降時喪

夏喪如假謂喪如此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徐幹中論曰隨其威儀恍其聽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洪範傳曰貌之不恭厥咎狂惟聖兼五事故去狂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

暇假也鄭作夏須待也鄭曰夏之書假也天視紂能悛故待暇其中終至五年欲使復傳于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

罔可念聽

紂終自絕于天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天以紂無可顧念乃求之四國動以災異開其能顧命于天者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彼四國爰究爰度此之謂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能勝任用德主神天之祀

天惟式教我用休

教當作敎天惟式敎我周用致休美

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簡擇也畀付也尹猶君也

今我曷敢多

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命教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不信以裕

自裕爾曷不夾介乂我王室夾輔也介善乂安也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

宅畋爾畋田說文引畋爾田詩疏引田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惠順也熙廣也爾

乃迪屢不靜屢唐石經作婁爾心未愛不自愛爾乃大不宅天命宅度也爾

屑播天命屑切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自作非法取信于正之命圖忱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若是者我猶措告之所獲囚我儲慎祿其要辭戰征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瀆書引至于再三有不我用我降爾命此令文也

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作極本亦謂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說文引作方士一方暨殷多士今若周禮曰方士方多士者

放流之也幸躁也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一方皆有五祀詩所云以社以方是也女多士監之越惟有胥伯小
大多正鄭生清日古者什稅一多于什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予作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什一而稅而頌聲作故
日趙惟有胥賦小大多政擬此今文伯作賦跂猶正也此言一方有進胥賦稅小大之政爾罔不克臬言女無不
奉以爲法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一方有自作不和者士各有室
不能和者二者女皆當和之爾邑克明爾尚狀克勤乃事能明一邑之董乃能勤于其事也周之多
士皆有方邑者爾尚不忌于凶德說文引周書上不基于凶德古文也基忌古今字亦則以
穆穆在乃位則循即也穆穆敬也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雒洛邑爾能簡閱
集謀于善自今居雖始置其舊惡勉其新惡善尚永力畋田爾田天惟畀矜爾大予爾俾爾我有
周其大介賚爾善爾賜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百僚言進擇在王庭

敬尚爾事有服在大僚者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
汝不能自勸勉信于我之教命即汝不能享天之命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
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人盡知其不享汝猶縱佚偏頗自探于天威乎探讀如探湯之探
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鄭曰分離奪爾土地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
告爾命敬告汝以天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以和則無我怨爾自遷雖始尚
克敬以和哉其或不能則無我怨言必罰殛之

尚書集解卷二十四

周書十五

立政 周公戒成王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說文引周書常敀古文也漢石經作常伯今文也伯牧也任任人也漢石經作常伯常任作也準人準夫也準平也平法之官漢石經作辟人辟法也執法者也綴衣虎賁綴衣漢人作贅衣典服掌帷幄者也虎賁守王門王出則從之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言美哉此侍從之職然知憂患者鮮矣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古人迪有夏謂桀閒也卿大夫有室者大競于政治籲呼賢俊以奉上帝為能進知信謀于九德之人也乃敢告

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劉熙釋名曰宅擇也言后何以廸知九德乎擇秉事之臣擇牧民之臣擇執法之臣全此三者乃爲君道謀面用丕訓德漢石經作亂謀而用丕訓德今文也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義民猶民義謂賢俊也言若愍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以此擇人則三擇皆無賢俊矣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不爲往昔任賢之事惟用暴德人以至絕世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陟升也釐理也耿循明也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克即宅者君能擇其人克即俊者臣能盡其才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邇者和說遠者以爲大法嗚呼其在受德暋暋或作昬說文引周書在受德忞忞強也此古文說惟羞刑暴德之人羞進也同于厥邦乃惟庶習

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欽與也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
甸萬姓伻讀為畀有夏謂中國也式敕也奄覆蓋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
灼見三有俊心居道有三宅匡道有三俊皆見知在心也說文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焯明也古文也漢石經
俊作畯今文也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宅乃事擇
任人也文武立政擇此三事虎賁綴衣趣馬趣馬見詩小尹庶尹也左右攜僕攜猶屬也
若道僕田僕皆太僕之屬百司庶府謂百司之官凡以府名者大都大邑之長小伯小邑之長蓺人
百工執蓺事在官者表臣百司未詳大史尹伯庶尹之長庶常吉士貢士造士司徒司
馬司空此侯國三卿也文武時循未立六卿亞旅三卿之貳夷微盧烝蠻夷若微盧者皆有君長三
亳阪尹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文王惟

克厥宅心漢石經作維厥度心今文也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立三事人以克俊有德用三俊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庶言任人主之庶獄準人主之庶慎牧伯主之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牧伯統百司以其用者違者訓誥于君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文王勞于擇人逸于聽政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武王率循文王勿替而已從容德順德也謀于順德不謀于不順德故克知三宅也漢石經此作茲基作其今文也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句立事準人牧夫我其灼知厥若立政在三事當法文王克知三宅灼見三俊若順也當用順德丕乃俾亂相受我民和我庶獄庶慎亂治也相助也時則勿有閒之閒代也灼知可用之三俊宜久任用勿有閒代自一話一言凡知庶言以上者我則末惟成

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末猶終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徽言昌言也漢石經受作前徽作微今文也據此巳即同以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誤謂兼知庶事也正謂立政三事也告成王務治大政勿兼小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句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由繹紬繹也茲乃俾乂國孫觀察讀至國字為句則罔有立政用憸人馬曰憸利佞人也不訓于德訓順也是罔顯在後世漢石經在作哉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說文引古文勿以論人無其字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說文引周書用勱相我邦家古文也勱勉力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又申戒之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馬曰詰責也此言王能詰

問我兵上追禹跡方行五千里之內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詰我兵征不服又三事之所不廢者故備言之以覲文王之耿光伏生傳覲作勤耿作鮮漢石經亦作鮮猶顯也以揚武王之大烈伏生傳烈作訓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克用常人常人吉士也皋陶謨彰厥有常吉哉周公若曰大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司寇蘇公傳所稱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者也再生除也繼[illegible]成猶有可疑曰由獄也蘇公敬式由獄可以為法故呼大史識之若舊由獄法猶宜慎例用中罰謂量予末減

尚書集解卷二十五

周書十六

顧命 說見書序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漢志魄作霸古文也馬本懌作釋漢志又引作[illegible]朏今文也古文不豫作不悆見金縢說文曰周書哉生霸承小月三日大月二日此古文說也漢志曰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此今文說也鄭氏以爲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端鄭氏以成王年二十二即政二十八年而崩崩時成王年四十九與漢志亦異甲子王乃洮頮水馬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鄭曰洮爲濯也[illegible]文由說文沬云古文作頮按說文止作猶相被冕服憑玉几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冕元冕禮玉藻天子元冕視朝是也說文引周書凭玉几古文也凭依倚也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同召也學

毛皆文王庶子尚彤畢毛並圻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

內封邑世本云芮伯姬姓疾大漸漸進也惟幾幾殆也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言恐不獲矣言于嗣子

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大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聯珠故曰重光言文王德備盛道此日月星之瑞應奠麗陳教則肆奠麗謂定所離之刑罰陳教謂教五教肆習也

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達作通集作就今文也言能通達有殷興衰之道成就我周之大命在后之侗說文引周書在后之侗侗共也此古文也說文本馬本作詷侗與詷或衍夏事

敬迓天威迓當作御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興起也悟寤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

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亂治也無爾以釗冒貢

于非幾
馬鄭本冒作勖貢作贛馬曰贛陷也贛乃贛之誤贛與坎通故傳訓陷江徵君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言善也言無使嗣陷于不善
茲既受命還
覺匡陷受命退
出綴衣于庭
鄭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按小斂衣十九稱尊卑皆同大斂衣君百稱皆稱期滿之
越翼日乙丑王崩
馬本作成王崩漢人引皆同
大保命仲桓南宮毛
人表作巾桓南宮髦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
爰引也呂伋率虎賁百人仲桓南宮毛各執干戈道引之
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翼室路寢東夾室路寢前堂兩楹之室勢如兩翼故曰翼室周人殯于堂上西階故使元子入居東夾室爲憂喪主
丁卯命作冊度
冊冊命度禮書也爲元子將受命使預作冊命禮書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鄭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按王崩之明日至壬申七日而殯其明日癸酉也指相召公也以二伯作相故曰伯相循備侍也材槨材也檀弓曰既殯旬而布材
狄設黼扆綴衣
狄樂吏之賤者也黼

扆者明堂位鄭注為斧形屏風于戶牖之間也綴衣蓋是連綴見服衣裳設之據周禮注引此篇為几筵及陳寶皆是癸酉日事則亦伯相所命也

牖間南嚮

宮室之制前為堂後為室堂之兩旁為東西夾室有牖隔之為東西序也堂後室之兩旁為東西房房室中東向為尊王位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堂以南向為尊王位在戶牖之間所謂斧扆是也

敷重篾席黼純

馬曰蔑纖蒻也說文引周書布重莫席莫席織蒻席也篾與蔑同此古文說也黼純緣之以黼文朱黼也

華玉仍几

鄭曰華玉五色玉也周禮曰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馬曰底青蒲也按底平也鄭氏禮注苹今之蒲平也說文蒻蒲子可為平席也綴純為謂雜綴為緣

文貝仍几

文貝貝之有文者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

鄭曰豐席刮凍竹席畫純似雲氣畫之為緣按凍竹即班竹其班文亦似雲氣

雕玉仍几

雕玉飾几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粉純

馬曰筍箸箸也鄭曰筍析竹青皮也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筍元粉純以元組為緣按以上四席二蒲二竹

漆仍几

棨[illegible]

宗

之几桉諸家說舜始為漆器削漆几虞制也又言禹始為彫俎削彫玉几夏制也以此推之則几為殷制華玉几為周制周制

兼虞夏殷為四越玉五重馬曰越玉越地所獻之玉桉五重者天子之席五重陳寶赤刀說文引周書陳

宗赤刀此古文也鄭曰陳寶將有大事以華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大訓宏璧琬琰在西

序鄭曰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伏生傳引序作杼大玉夷玉天球河

圖在東序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玉色[illegible]天馬曰球玉磬也蔡邕典引注引

書曰顓頊河圖洛書在東序此今文也周禮鄭司農注引此文同今本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

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鄭曰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名造此物者也大

貝者伏生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前代之物王西莊曰陳寶以華國必不以舒扉隱處東房

即東墉下西房即西墉下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

次輅在右塾之前鄭司農周禮注引輅作路綴作贅(按贅爲俗字正作[illegible])[illegible]曰門也儀禮記有大路先路次路獨不見綴路左傳有大路之服先路之服次路之服又有戎路之服戎路當綴輅商頌曰約軝錯衡[illegible]詩赤曰約軝錯衡然則戎路殷路也以此推之大路周制先路夏制次路虞制依次而陳之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鄭本雀作爵曰赤黑曰爵言如爵頭色爵弁制如冕黑色但無綵耳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按畢門即路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馬本綦作騏鄭曰青黑曰騏戈即今之句孑戟按鄭判騏弁色如騏之青驪也廣尺戺砌也王西莊曰兩人夾階一在西階之西一在作階之東當前廉垔下兩人夾戺一在東南堂廉之東一在西南堂廉之西當前廉垔下之兩旁垔高九尺四人皆南鄉也按雀弁綦弁皆衛士所服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大夫服也鄭曰劉蓋今鑱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

垂

鄭曰戣瞿蓋今三隅矛據說文戣兵也不言所屬依字形戣如戟形句子變交瞿形如爽兩刃外出說文作槊兩刃臿也此兵似之東垂西垂謂東西序外之堂廉也

一人冕執鈗立于側階

鄭曰鈗矛屬凡此七兵或弛矜或著柄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說文鈗侍臣所執兵周書曰冕執鈗讀若允此古文也說文又有戭字長槍也鈗戭當是一字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孔氏論語注麻冕以三十升布為之按王麻冕未服龍袞也黼裳裘積素裳有朱繡也隮當作躋升也殯在西階上元子將受命于殯前訖升西階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鄭曰蟻謂色元也即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按卿士邦君朝祭服皆元衣纁裳茲服蟻裳色元變于正禮也入入畢門也即位謂位在路寢庭

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

彤裳纁裳

大保承介圭

玠圭尺有二寸天子之鎮圭也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白虎通引作銅瑁也今文也鄭曰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栝也按

鄭以同為酒杯者卽圭瓚也秬鬯酒以裸祭周禮謂之裸圭此篇大保受同秉璋以酢卽璋瓚也圭瓚黃金勺青金外故今文同為銅也瑁者考工記曰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說文曰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瑁以冒之瑁似犁冠懷此所謂合符是也

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鄭曰御猶嚮也王此將正立賓階上稍東大史東面于殯西南偶讀冊書以命王嗣位

曰皇后憑玉几

皇大也后君也謂成王彌留之際憑玉几以命于六卿

道揚末命

末終也

命汝嗣訓臨君周邦

嗣訓謂嗣守文武之光訓

率循大卞

卞法也

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

眇眇微也

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而如也亂治也言予小子其能如前人治天下以敬忌天威乎疏若不敗必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言受同瑁知先受介圭矣受圭受瑁蓋虔諸結然後受同以祭也江微居曰宿當為莤字或作縮說文曰禮祭加束茅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為莤說文又曰瓩奠酒爵也周書曰王

三宿三祭三詫此孔氏古文說也今作咤俗字

上宗曰饗

鄭注士儀禮曰饗強之也王以初喪不嚌酒故上宗撥禮強之

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盥洗也秉謂柄也大保受已嚌之同洗而潔之實于篚復自以異同柄璋以酢是爲亞獻禮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此變禮故大保亞祼必異同者且不敢襲君器也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爲將拜故授宗人同宗人小宗伯也

大保受同祭嚌宅

還從宗人受之也大保祭則嚌酒仍授宗人同無宅字誼說文引周書大保受同祭嚌亦無宅字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降收

大保既降則大史大宗皆降矣收謂徹圭瑁同與冊書

諸侯出廟門俟

出至應門之外也廟即應字之誤

王出在應門之內

路門之外治朝所在

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自外而入以西爲左

太保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于時召公爲西伯畢公爲東伯

皆布乘黃朱○

鄭駁異義曰顧命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其鬣也按周正尚赤○赤馬不易得

故用黃馬朱其鬣也白虎通引黼黻衣黃朱紼即此文也今文也 賓稱奉圭兼幣 圭玠圭也諸侯以玠圭入覲韓奕詩可證說文引周書稱奉玠圭是古文本有玠字也覲禮諸侯執玠圭為摯其享禮束帛加璧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餘惟國之所有書所謂壤奠是也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土壤所出奠之為幣 皆再拜稽首 鄭曰此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再拜稽首而已 王義嗣德答拜 此擯者釋辭于侯氏且道王拜也屢見制三年喪畢即位殷周制同時成王初崩元子受命未即位以諸侯成在元子既宜嗣位故答拜也繼嗣定先正其名故稱王 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此謂召公揖使羣臣皆進戒于王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說文羑進善也此言文武受命進而順天 克恤西土惟新陟王 陟升也成王初崩未葢故稱新陟王 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言成王賞罰悉能令宜克定前人功 用敷遺後人休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說文引周書用[illegible]遣後人無休字 高祖寡命言文王少有及之者棫樸詩美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戒今王克詰戎兵以方行天下

康王之誥 正義曰馬鄭本皆以高祖寡命以上納于顧命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鄭曰備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隋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 昔君文武丕平富 天下大平兆民殷富 不務咎 說文務趣也此言不使趣于災咎 底至齊 馬本請為司底止也齊中也言文武之政止至于中 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端命正命也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訓順也 乃命建侯樹屏 眾建諸侯樹為屏藩 在我後之人 王懷祖先生曰在相顧在也 今予

一二伯父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不及伯舅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綏當作綏繼也言庶幾顧及爾先公繼嗣其臣服我先王之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谷永傳乃作迺傳周作無用奉恤厥若說文恤收也釋詁若善也言用奉服其善以濟輔我用無遺鞠子羞鞠子稱子也嗣王自稱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鄭曰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白虎通引王釋冕喪服緦反字

尚書集解卷二十六

周書十七

費誓

說文引周書粊誓鄭氏禮注引同此古文也伏生傳作解誓史記解作肹亦作𦙍皆今文也裴駰史記集解引孔安國書傳曰粊魯東郊地名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鄭曰人謂軍士及粊地之民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周禮雍氏注伯禽出師征徐戎劉昌宗本作郚說文曰魯東有郚城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

鄭曰敹謂穿徹之說文引周書敹乃甲冑敹擇也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凡甲札屬之處必縫以線古剃擇者視其綻裂處紩補之說文又引敿乃干敿繫連也干盾也盾鼻曰繫以紛係之以所挽弔至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礪作厲鋒

（作縱毀者推鍊也厲摩厲也使鋒明且銛利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說文引周書今惟牿牛馬牿牛馬牢也是古文無淫舍二字鄭曰牿為桎梏之梏施梏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也是今文有舍字）杜乃擭敜乃阱（周禮雍氏春令為阱擭秋令塞阱杜擭鄭注曰穿地為塹禽獸超踰則陷焉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以遮禽害桀祭曰𢾅乃擭敜乃阱時秋也按古文作𢾅今文以訓詁改杜說文引敜乃穽敜塞也）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鄭曰風走逸也臣妾廝役之稱）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商章也賚賜也）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鄭氏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踰垣牆竊牛馬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惟我征徐戎峙乃糗糧（說文引峙乃餱糧餱乾食也此古文也峙以止不從山）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不逮逮捕也馬曰大刑死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

不供供作共庾用三單出于鄉遂鄉在郊内遂在郊外故曰三郊三遂也伏生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三十里之遂馬曰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旁傳軍法師次則築壘攻城則築堙陻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鄭曰無餘刑非殺者盡節其妻子不遺其種類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芻茭以供牛馬者鄭曰茭乾芻

尚書集解卷二十七

周書十八

呂刑 孝經禮記引是篇多稱甫刑惟墨子引作呂刑

惟呂命 甫侯見四岳之後姜姓呂其氏也鄭曰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伏生書穆傳王以甫侯為相是也詩言申甫傳稱中呂甫呂即國名潛夫論曰甫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曰亹亹申伯于邑于謝也宛西三十里有呂

王享國百年耄荒 漢刑法志引作眊荒此古文也 度作刑以詰四方 周禮大宰司注大司寇注兩引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古文也詳刑恤刑也伏生傳本無詳字今文也刑法志又引度時作刑以詰四方

王若曰

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殺蚩尤為此為者九黎之君在少皞之世楚國語云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此鄭所據也 鴟義姦宄

鄭曰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鄭蓋讀義為儀釋詁儀
善也潛夫論鴟義作消義比消即竊之誤爲曰竊穀也興廣足
寅輕也
間義

奪攘矯虔

奪說文引作敓強取也比古文也鄭曰由有國
而完益曰攘矯謂撓擾也左傳曰虔劉[illegible]我邊
傳謂劫奪人物用撓擾也周禮司
刑注引作橋橋與撟謂撟味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

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緇衣引苗民弗用命制以刑墨子引苗
民否用練折則刑皆古異文也鄭曰苗
民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皞之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
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皞誅九黎分
流其子孫居四裔為三苗至高辛之後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
誅之堯末三苗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
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民而謂之民民者
冥也按鄭謂苗即九黎據國語也今苗與黎皆在南蠻

爰始淫為劓刵椓黥

說文引作劓刖斀黥古文也歐陽等書作
臏宮劓割頭庶黥今文也鄭本刖作刖刖
斷耳劓截鼻椓謂椓
破陰黥謂黥黥人面

越茲麗刑并制

鄭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
也[illegible]民施刑並制其無罪

從周五刑二六刑[illegible]

者罔差有辭雖有辭者無所承別民興胥漸伏生傳曰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泯泯棼棼

漢書叙傳及讕衛泯作湎湎紛紛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所罔中于信御左傳謂信不由中也虐威

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讕衛引庶戮旁告無辜于天帝此今

文也尹西莊謂罔有馨香德以刑發聞惟腥惟暴德腥聞于上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報虐用威鄭曰皇帝顓頊也讕衛曰報虐用威虐威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大焉遏絕苗民無世

在下顓頊懲其惡用遏絕之無使繼世謂誅其身又流殺其子孫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

降格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少昊之衰也

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瀆亂齊盟無有嚴

威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通天羣后之

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江聲君據墨子此三句移在有辭于苗之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鄭曰此以下說堯事也墨子引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惟威德明惟明此言堯除有苗之刑清訊下民之有辭者皆曰羣后之肆陳在下帝明察非常鰥寡之情咸無覆隱代之傳曰古之德民者哀孤獨矜寡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幼而受刑謂之尅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緇衣引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于鄭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墨子令[illegible][illegible]折作哲馬鄭作悊伏生傳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繇之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繇也書曰伯夷降典折民以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百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三后伯夷暨禹稷也伯夷制禮以止刑禹除民

害稷與民利其成功也皆以爲民之中釋言殷中也後漢揚賜傳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士制

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後漢梁統傳引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者不輕不重之謂也今本爰

作士非是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

刑之中率乂于民上下君臣也四方萬國也言無不勤德明刑以中道導治于民棐彝典獄

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棐彝不常也言新典刑常治法以典獄也訖止

也富備也典獄非止用威但止于備謂遠盡其情也中有敬戒之心口無自擇之言乃能明于刑之中失表記引書敬忌而

罔有擇言在予躬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元大也鄭曰大命者謂延期長久也接此

詩所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也文予通眾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四方司政而告之也言爾非徙典獄實惟爾為天牧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言今

爾今何視乎非是伯夷施刑之道乎緇衣引伯夷播刑之不廸鄭注云此衍不字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匪不也麗附也奪給奪也貨賕也亂備濫者也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鄭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悉（皆）聽朕言庶有格命鄭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由自也爾但自慰曰勤無有戒及不勤者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俾馬本作矜當文盡（傷妙作假）揚勝傳曰夫言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維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色墨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觀之天之于人豈不符哉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其明徵也此言天慭齊于人亦能假我年壽

非終惟終在人考終命與否皆人是承

爾尚敬逆

天命 逆迎也猶向也 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漢宣帝詔引作雖休勿休祇事不怠此今文尚書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戴記兆作萬 其寧惟永 久安之道 王曰吁來 馬融吁作亏於也墨子引作於音烏 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史記土作士鄭本祥作詳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能擇吉人而敬忌用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皆圖度之可及也史記度為居及為宜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史記造作遭依說文作𣍘獄之兩曹也師士師也五辭五刑之獄讞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王制鄭注簡識也按此以簡孚連文簡非識也簡者簡書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注云劑今券書也不入券書是自服不直也左傳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契即券書王叔氏不直故不具券書也然則兩造所具之簡書即周禮注之券書也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五刑與簡書不應者當從五罰

不服正于五過罰已輕矣稽有不服當求之五過其無五過者乃赦之五過之疵惟官惟
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罰罪惟鈞官謂虐煢獨而畏高明也反謂縱姦宄而濫無辜也內謂周內
也來馬融作求謂求請也以此五過出入人罪厥罪惟鈞其審克之漢元帝詔引作其審核之此今文也核覈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其審克之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貌說文引作緢古文也緢備細也史記貌作訊今文也訊當作汎揎如王制疑獄汜
與眾共之氾無簡不聽無簡是自服不直故不待聽史記聽作疑亦言無可疑也具嚴天威具共也史
記具爲共墨辟疑赦伏生傳曰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史記墨作黥其罰百
鍰史記鍰作率或作選伏生傳作饌鄭曰出銅鐵也馬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
兩大半兩桉馬鄭說鍰鋝皆同說文亦然戴東沅先生以周禮證之謂矢重三垸弓膠三鋝鋝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

戈戟三鋝餟重九鋝者六兩大半兩也說文北方二十兩為三鋝俗儒說如是即今文尚書說也賈逵用古文說百鍰為四十八兩鄭氏伏生傳注用今文說百鍰為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之二

閱實其罪

言墨辟之屬疑者赦贖實者罪之也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伏生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史記惟倍作倍灑一作倍徙按倍者倍百鍰為二百也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史記剕作臏漢書作臏伏生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盜略者其刑臏按說文引作刖古文也伏生作臏今文也周禮義疏臏本苗民虐刑皋陶改腓周又改為刖按臏為剕臏剕為斬趾然則刖罪更輕當是以鐵鉗脛曰鈦而漢法仍之也馬曰倍差倍二百為四百又加三分四百之一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伏生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其刑宮也六百本一作五百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伏生傳曰降叛寇賊劫畧奪攘矯虔者其刑死也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

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此周制五刑也周禮司刑注以大辟二百宮刑三百剕辟五百墨劓各千為夏刑被周禮五刑屬各五百墨劓減少而宮與大辟增多此末世之刑非周制也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雖重比附其辭必孚也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晉書刑法志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若又行之則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罪在上刑其情輕當從下服罪在下刑其情重當從上服若近代減等加等之法輕有權則刑罰得中刑罰世輕世重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世有治亂刑有輕重也一說世治則人重于犯法世亂則人輕于蹈刑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倫倫理也要簡要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罰之懲也不至于死而人已極病者侫也王應麟謂漢人引此文作侫極于病是也非侫折獄

惟良折獄佞口給也良慈良也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伏生傳曰君子之于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也皇于獄訟乎必盡其辭矣故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哀敬折獄伏生傳曰聽獄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刑書五刑之書胥相也占相隱度也咸庶乎中庶庶幾也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江徵君曰獄成而信矣乃輸安信于上謂讞獄于王也其刑當備上有一罪疑輕疑重介于兩刑之間者即許上之以待決于朝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官伯謂司政典獄者也族姓伯父伯兄之屬也徧呼而申儆之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惟天鑒在上民在其下作配也馬曰相助也明清于單辭敬天畏民乃能明清于單辭矣謂兩造不備片言折獄曾無偏聽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亂治也無或私

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執法之官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尚有私家之念以聽獄之兩辭以獄取貨豈可寶乎自取罪辜之實天將報以多罪說文引周書報以庶訧訧罪也此古文也伏生傳曰獄貨非可寶也貪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橋其上者也覲下以橋其上未有能其功者也伏生請府為誣判辜為孫今文說也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之報罰至中所以制人之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極亦中也𠱾使天罰不中天下庶民尚有政令乎王曰嗚呼嗣孫又戒及後嗣也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非不也悳得也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哲人之于刑也辭雖無疆屬于五刑情則有極咸使得中皆歸于善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嘉善也師衆也祥作詳審也穆王惟廣慶恩贖刑之法搏以自作元命庶有假命惟人在命為言穆王有好生之德天即假以假壽享國百年天人之際豈不信哉

尚書集解卷二十九八

周書十九

文侯之命

書序曰平王賜晉文侯命呂覽曰平王東徙晉文勞王高誘注平王宜臼徙雒邑晉文侯名仇左傳所謂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也魯僖公廿八年晉文公重耳城濮之捷獻俘于襄王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乃是襄王依平王勞文侯故事而行之左傳所謂用平禮是也史記新序皆誤合為一事

王若曰父義和義一作誼鄭曰義讀為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按古文書儀但為義也古者名字皆相應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史記升作登蔡邕同敷聞在下馬曰上謂天下謂人按依班固典引上謂文武下謂平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史記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鄭曰先正先臣公卿大夫也按谷永稱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此與鄭讀

異○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肆故也懷安也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造遭也丕大也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殄絕也純精甚也史言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大子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殺幽王于驪山下是其事既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漢成帝詔引卿我御事罔克耇壽咎在厥服今文也此言我國家用事者無有耇壽暋俊在俊服之中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予無能謂予之祖父其必將倚收恤朕悃也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史記績為雖詁訓也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謂唐叔虞汝戲刑文武戲敬也刑法也用會紹乃辟合諸侯匡王以紹乃邦居之職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前文人謂文侯以前有文德者也戰功曰多脩長也扞我于艱扞衛也說文引周書攼我于艱攼止也此古文也若汝予嘉于我之功若汝有予嘉稱之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

矢百盧弓一盧矢百〔盧弓墨色弓也　揚雄作黸弓〕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

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鄭曰都國都也〕用成爾顯德

周書二十

秦誓秦穆公聽杞子之言違蹇叔之諫潛師襲鄭晉人禦之敗于殽獲其三帥穆公悔過作誓書序及左傳說以為誓作于三帥還歸之時史記白虎通謂作于伐晉封殽之尸時

公曰嗟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于其國中褒其君為公書曰公曰嗟秦伯也我士聽無譁鄭曰誓其其羣臣下及萬民獨言士者舉中言之予誓告女羣言之首善言首者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訖止也若順也盤樂也言民多以順已為樂不受逆耳之苦言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受人之責使如流水之順是為難耳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唐本云作員正義曰員即云字此穆公憂往事悔遲恐來者亦不可追惟古之謀人則曰

未就予忌 古之謀人百里奚蹇叔也公穀謂襲鄭之時二姐同 隸也說文引此文作來就惎惎古文也惎毒也 [illegible]

來就就予謀反以 為惎閑吾事也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將大也今之謀人 不如古且大以為

可親謂從 杞子之言 雖則云然 云傳本 作員 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詢謀也 猷即今

猶 字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史記以番番屬黃髮番讀為 皤老人頒白也愆過也老人

旅力過時則衰也詩曰申伯番番以番番為武 勇貌依此讀旅力既愆解為旅力過人此指孟明 仡仡勇夫射御

不違我尚不欲 說文引仡仡勇夫古文也馬本仡作忔今 文也此言西乞術白乙丙之流次于孟明 惟截

截善諞言 馬融論作偏今文也馬曰截截辭語截削簡要也偏 少也辭約指明大辭佞之人此今文說也說文引作

少也辭約戔戔善諞言古文也國語賈逵注 戔戔巧言也按戔戔俗字公羊傳作諍言此異文 俾君子易辭我皇

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公羊傳辭作急古辭字作肆與急相近如 皇亦作況漢石經皇多作兄兄即況也

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唐本介或作个，或作个，或作𢦏，个亦俗字也。左傳國語皆偁一介，馬曰一介耿耿端慤者。禮大學如作若，倚作兮，他作它。說文引周書詔詔倚無它技，古文也。詩魏風亦以倚為兮）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大學容下有焉字）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大學鄭注彥或作盤，盤大也）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大學如作若是作寔，寔秧寔亦是也）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職主也。大學保上有能字，亦職作尚。尚亦稱衛讀黎民亦尚有利哉為句）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大學冒作媢，違作通，是作寔）邦之杌隉曰由一人（杌當作杌，動也。說文引周書邦之阢隉，古文也。徐巡說隉凶也，班固說隉不安也，賈逵說隉法度也，賈說以隉為臬）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白虎通以邦之榮懷知秦穆公之霸）

尚書集解卷三十

書序

今文夏侯等書無書序書序出自孔壁中馬鄭皆曰書序孔子所作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鄭曰書以堯為始偁云在昔使若無先之典然也將遜于位者堯尊如故舜攝其事也舜之美事在于堯典按鄭言無先之典者左傳稱三墳五典典不始于堯也說文曰典五帝之書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艱作舜典

鄭曰舜典逸今文堯典無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自慎徽五典至陟方乃死皆合于堯典馬鄭本亦如是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其明徵也趙岐曰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謂別有舜典也論語引堯曰咨爾舜天之麻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當在逸舜典中孟子引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又引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又引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蓋亦在逸舜典至

孟子稱父母使舜完廩至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史本紀所載畧同所謂歷試諸艱也

帝釐下土方馬曰釐理也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汨治也鄭曰汨作逸九共九篇馬曰共法也鄭曰九共九篇逸伏生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傳又曰九共者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人民好惡為之育賦政教傳又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魚脅魚骨魚幹北海魚鮒魚石擊閭河魴江鱓大蠵五湖元唐巨野菱巨定蠃濟中詹諸孟諸靈龜隆谷元玉大都經魚魚刀咸會于中國槀飫槀勞也槀即古犒字飫燕飲酒也鄭曰槀飫篇亡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禹下脫謨字鄭之大禹謨逸據左傳莊八年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僖廿四年引夏書曰地平天成文七年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襄五年引夏書曰成允成功廿一年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廿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十七年引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韋

昭杜預止云逸書又孟子引書曰降水警予荀子引舜曰惟予從欲而治戰國策引書曰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呂覽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諸家亦無稱大禹謨者

皋陶謨棄稷

棄稷今作益稷鄭曰棄稷逸今文皋陶謨自帝曰來禹至俞往欽哉合為一篇馬鄭本皆如是蔡邕獨斷曰漢明帝詔有司采皋陶謨作量稿其明證也楊子法言曰合書稷契謂之忠行合皋陶謂之嘉擬此稷契別有一篇且篇名常作棄契不當作益稷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脫作禹貢三字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詳本篇

大康失邦兄弟五[illegible]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

鄭曰五子之歌逸夏本紀國語注引此書序皆同王逸亦云此逸篇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王符潛夫論曰夏后啟子大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徐須雒汭是謂五觀國語亦以五觀為姦子此古訓之可據也說晉音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疑不然也左傳哀六年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賈逵服虔杜預

皆云逸書周語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又引夏書曰闕
闕石和鈞王府則有晉語引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韋昭皆
以爲逸書也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鄭曰允臣
名也允征
逸侯側以渴征成王征和允是人名也夏本紀羲和湎淫在仲
康時宅得寒十四年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宮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廿一年引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昭十七年
引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杜預皆云逸書
鄭注禹貢引允征曰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此真古文允征也說
晉允征無此文荀子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韓詩外傳引作周制德
高嚳乃以爲夏之政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鄭曰契本封商國
在大華之陽世本
云昭明居砥石昭明契子也左傳云相土居商邱相土昭明子
也三世三邢國語曰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自契至湯凡十
四世中間四
遷近不可考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

括地志曰亳邑故城
在洛州偃師縣西十
四里本帝嚳之墟也帝告即帝嚳伏生傳
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鄭曰帝告亡

釐沃

鄭曰釐
沃亡

湯征諸

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湯曰予有言視水見
形視民治知不伊尹曰明哉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此司馬氏約舉古文湯征也鄭曰湯征亡鄭注此于[illegible][illegible]哉撰引有類歟蓋子引書曰葛伯仇餉當在此篇
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方殷本紀方作房鄭曰女鳩女方亾釋文曰帝嚳釐沃湯征女鳩女方五亾篇據辭是夏書爲鄭以爲商書正義曰鄭序虞
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
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於鄭爲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
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陑當作陾陾者桀北陾也湯桀北陾攻安邑城桀走鳴條
遂與之戰鄭曰鳴條南夷地名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
仲伯作典寶三朡國名誼伯仲伯史記及古今人表皆作義伯中伯鄭曰典寶逸
湯既勝夏欲遷

其社不可作夏社

殷本紀夏社次于湯誓典寳之後今從之鄭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致災既致其禮而備旱至七年故湯遷社以周棄代之欲遷可龍以無可代者乃止伏生傳曰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于桑林之野而雨大至鄭曰夏社篇亡

疑至臣扈

馬曰疑至臣扈二臣名鄭曰疑至亡臣扈亡

湯歸自夏至大于垌仲虺作誥

殷本紀湯歸至于泰卷中壨作誥荀子仲虺又作仲蘬左傳曰仲虺為湯左相孟子注萊朱一曰仲虺也鄭曰仲虺之誥亡按左傳宣十四年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荀子引中蘬之言曰諸侯自為得師者墨子引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是惡龔喪厥師按諸引皆在漢前其時仲虺之誥未亡也任漢後是篇已亡孟子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而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又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趙岐謂皆尚書逸篇若漢時虺誥未亡趙何未之見乎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鄭曰湯誥亡按殷本紀曰既黜夏命還亳

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
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有功于
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泲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巳脩萬民乃
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皆有功于民故后自立昔崇尤
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
外之國女毋我思據此逸湯誥具在鄭言亡謨也論語引予小
于復四十五字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于引湯誓其
其讎如此又周語曰其在湯誓予一人有罷無以萬夫萬夫有
眾在予一人韋船亦謂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令湯誓無此言則
巳散亡矣又墨于引湯誓曰衆求元聖與之修力同心以治天
下周語單寒公曰先王之命令阜有之曰天道常善而罰淫故
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卿惱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韋船注先
王之紒文武之教也楸音卿湯誥利取論語則親教古文作傳說
之孔氏何不于論語注皆言出于湯諸乎且楸晉湯誥又讎取
逸湯錯誓逸周今全與殷本紀
湯誥不應其為偽造又矣辨哉

伊尹作咸有一德

緇衣引尹吉
曰惟尹船及湯
德咸有一德鄭彼注曰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宗伊尹之語也書
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緇衣又引尹吉曰尹船天見于西邑夏

自周有終相亦有終鄭注天當為先字之誤也按此尹躬三句
亦咸有一德文晚晉書移入大甲上篇誤矣覽呂引商書曰五
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晚
晉書雜竄入此篇改五廟為七廟亦非是

咎單作明居

馬曰咎單湯司

也明居明居民之法
也鄭曰明居篇也

成湯既歿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殷本紀同太甲湯孫大丁子也孟子曰湯崩大丁未立外丙
二年仲壬四年鄭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言湯
之法度也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亡按漢律歷志引商書惟太甲
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冬至言雖有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
方明志又釋之曰商十二月乙丑朔冬至言雖有成湯大丁外
丙之服以冬至越茀而祀先王也志不言仲壬故大甲有此三
服也按志據劉歆三統麻歆乃親見古文者晚晉書然竄其文
並去方明句誤矣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趙岐注牧宮桀宮也荀子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
上則明為下則湯孫揚諫注曰此伊訓也鄭氏書序與疇注引
伊訓曰征是三膺又曰戴孚在亳此真古文伊訓晚晉書成遺
斯語又墨子引湯之官刑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今文書麋

入此篇

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三篇

鄭曰桐地名有王離宮也大甲三篇亡殷本紀伊尹迎放大甲于桐三年伊尹攝政朝諸侯大甲悔過反善伊尹迎大甲而授之政作大甲訓三篇禮記大學引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緇衣引大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表記引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孟子引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緇衣引活作逭皆真大甲也又左傳昭十年引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孟子引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趙岐杜預皆本紀不以為大甲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殷本紀帝大甲稱大宗大宗崩子沃丁立鄭曰沃丁篇亡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伊陟伊尹子馬曰大戊大甲子也按殷本紀沃丁大庚小甲雝己大戊繼立小甲雝己大戊俱為大庚子三代世表又以沃丁五人皆兄弟並大甲之子馬注據世表也桑穀二木名或云一暮而大拱或云七日而

大拱皆災祥也伊陟訓大戊脩德桑穀枯死鄭氏曰咸乂四篇亡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馬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鄭曰伊陟亡原命逸殷本紀云作咸乂大戊原命桉大戊即伊陟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殷本紀大戊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遷于隞鄭曰仲丁篇亡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殷本紀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居相鄭曰河亶甲亡

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殷本紀河亶甲崩子祖乙立馬曰圯毀也鄭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于是脩德以禦之不以復涉也祖乙篇亡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殷本紀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弟沃甲立崩祖辛子祖丁立崩沃甲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盤庚祖乙之曾孫也左傳哀十一年稱盤庚之語馬曰不言盤庚語何非但錄其語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鄭曰民諮胥怨者敝俗奢淫民不樂徙也漢石經盤庚中下兩篇各空一字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傅巖

高宗武丁

也帝小乚之子祖丁之孫說文引高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
求得之傳嚴此引古文書序也孟子曰傳說舉于版築之閒史
記說為胥靡築于傳險胥靡者遺坐輕刑之名傳險傳巖以
說得名也傳巖虞號之閒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流
逕傳嚴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顏軫阪鄭曰說
有東西絕澗于空壑中築成道世謂龢橋作說命三篇命三篇
亡是語稱說武丁能聲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
是于三乍默以思道聯士恭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
所素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顏茲故
不言如是而又使以求夢求四方之賢聖傳傳說以來汁以為
公而使朝夕規誅曰若金用女作厲若津水用女作弗若天旱
用女作深兩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聘瞑厥疾不瘳若跣不視
地厥足用傷又曰必交脩余無棄余也貴遜唐周皆以此即說
命也禮記文王世子引光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學記引兄命曰
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又引兄命曰學學半緇衣引兄命曰惟
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事又則亂事曰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引亂事神
則難鄭注云純或為煩鄭又于禮記所引謂傳說所作以命高

宗者據國語所述是高宗告羣臣又命說之事後三篇則傳說所陳以訓高宗也左傳襄十一年引書曰居安思危則有備有備無患昭六年引書曰聖作則定元年引啓寵納侮晚皆說命亦刺取之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史記祭成湯下有明日二字漢志飛作蜚升作登鄭曰鼎三公象也又以耳行雉升鼎耳而雊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也高宗之訓亡按坊記引高宗曰三年其不言言乃讙坊記引高宗即是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

鄭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于羑里森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伐黎明年伐崇也按三伐皆勝者謂邗與犬戎密須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馬曰受讀曰紂鄭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受耳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馬曰錯廢也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母本帝乙妾生啟及行後立為后又生受德

惟十有

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鄭曰十一年本文王受命

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按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承

其年數史記言武王九年觀兵者謂文王喪未除猶稱大子發

也漢志言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假之

子孫鄭注謂天覬紂能改故假其終至五年使復傳子孫五年

者八年至十三年是須假五年之事然則此序五年之云十一年

者觀兵也云一月戊午者伐紂也一月上有脫文大誓三篇漢

武帝時得自民間令博士習之夏侯等書皆有大誓周本紀所

述馬鄭等所注許氏說文所引皆此大誓古今文一也自馬融

大誓可疑之說晩誓悖書遂別出大誓三篇而漢時大誓亡矣

晩誓大誓刺論語雖有周親四句孔安國注不云出大誓也又

刺取孟子天降下民六句趙岐亦漢人不以為大誓且尚

書紀年及月日無紀時者偶大誓紀春尤非其類　武王

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革車一乘虎士十人春秋

時兵制如是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伐歸獸謂毆虎豹犀象若虎疑解禽虎之屬是識其政

事若發粟散財遷九鼎之事

作武成鄭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按漢律厤志引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廼朝步自周于征伐受又引武成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又引惟四月既望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迺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按班志時武成已亡志所據劉歆三統厤乃親見古文者也孟子譏武成血之流杵趙岐注云逸書岐未見武成故也左傳襄廿一年引周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昭七年引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論語所重民食喪祭孟子以有攸不為臣東征六句上晚晉古文武成爲亦雜取之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周本紀洪範在分器後漢儒林傳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並次說文引洪範作引微子作周書雜與商周書合四十篇之數令然非書序之次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邦即封也班又作般鄭曰宗彝宗廟尊也分器亡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馬曰作豪酋豪也鄭曰獒讀曰豪西戎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遣其酋豪

之長來獻見于周也旅獒逸左傳僖五年引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晚書旅獒采之

巢伯來朝

鄭曰巢南方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聞武王克商慕義來朝樓魯語桀奔南巢韋昭注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是

芮伯作旅巢命

鄭曰芮伯周同姓國在圻內旅巢命亡

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作金縢

說詳篇本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鄭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為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事繫之武王崩者忌之和自崩始

成王既黜殷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鄭曰黜殷命殺武庚也微子殷紂同母庶兄武王投之于宋成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承湯祀微子之命亡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史記禾作嘉穀畝作母東作兵所歸作饋皆詁訓也母與拇同足大指也喻苗之根鄭氏曰二苗同一穗此其訓也

作歸禾

鄭曰歸禾亡

周公

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

史記旅為魯古文魯作岕與旅同用

作嘉禾

鄭曰嘉禾亾按王莽傳引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據此嘉禾乃先逸而後亾者

成王既伐管叔蔡知

以殷遺民封康叔

封一作邦鄭曰言代管蔡者因其地也不言霍叔蓋赦之也康為號謚初封衛至子孫并邶鄘

作康誥酒誥梓材

揚子法言曰昔之說[illegible]者書序以百而酒誥俄空焉今亾夫韓非子引酒誥以為康誥彼時酒誥或不別出故雖言如此然[illegible]劉向校今古文酒誥有脫簡豈古文在祕府雖乃未之見歟

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鄭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前視所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雒誥

周本紀成王在豐使召公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申卜卒營築居九鼎焉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鄭曰此皆士也雖周謂之民

周公作無逸

辭本篇以

召公作為保周公

為師
馬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校馬說非也書稱召公為大保詩稱尹氏大師皆三公之官明矣
相成王為左右
馬氏曰分陝為二伯
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馬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大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燕召公世家曰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作召公疑之作君奭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
伏生傳曰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鄭曰成王征亾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
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鄭曰將薄姑亾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本紀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歸在豐作周官
周禮小宰鄭注謂前此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即在此篇也鄭此注曰周官亾
周公作立政
詳本篇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辡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息慎一作肅慎魯語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氏來

來貢楛矢砮石音灼漢書注曰肅愼今挹婁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挹婁馬氏堯典注辨使也辨與俾通史記辨作賜以辨為古班字有賜義也鄭也鄭曰肅息愼之命亡

周公在豐將殁欲葬成周公薨成周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伏生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遠敢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鄭曰亳姑亡

周公既殁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鄭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雒陽相近則然君陳亡按坊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是乎惟良顯哉緇衣引君陳曰出入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又引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此真君陳文也論語引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又引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于一人左傳僖五年引書曰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周公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注云若猶乃也按諸書所引不稱君陳而號書君陳亦襟采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馬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鄭曰回首曰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者主其事而未即位也

康王命作冊畢公分居里成周郊

周本紀分上有公字今從之里即理也

作畢命

鄭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事序相應非也畢命亡按漢律厤志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據此畢命在漢時亦先逸而後亡者也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周本紀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南巡卒于穆王滿立君牙臣名古作君雅鄭曰君牙也緇衣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資此真古君雅也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不稱君雅而號書君雅引之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

僕正作冏命周本紀穆王閔文武之道命伯臩申誡大僕之政說文引周書伯臩以孔氏古文也鄭曰冏命逸亾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鄭曰蔡仲之命亾按左傳定四年稱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于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之王而命之蔡其命書曰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是也若左傳傳五年引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襄廿五年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杜預止云逸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興東郊不闢作費誓古文關作闕費作粊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周本紀曰甫侯言于王作脩刑辟命曰甫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平王幽王子按王八世孫也始東遷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說詳本篇

尚書叙說

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訖于秦誓四代書凡百篇七十子之徒咸誦習之至秦始皇時易詩而外皆燔禁尚書在禁中漢興文帝求得故秦博士濟南伏生伏生壁藏尚書已遭兵燹乃口授鼂錯二十八篇亾其十數篇二十八篇者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逸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費誓二十五呂刑二十

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武帝末得民間太誓亦令博士習之于時有大小夏侯大小歐陽之學皆立於官置博士次小夏侯書二十九卷以伏生書二十八篇益以太誓爲二十九卷一篇爲一卷也大小歐陽書三十一卷蓋始分盤庚爲三篇後漢熹平蔡邕石經爲今文尚書所書盤庚中下篇皆空一字乃仍歐陽分爲三篇之旨而復合爲一篇故凡說伏生書者皆曰二十九篇也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科斗文者漢代所謂古文武帝時博士孔安國以古文校伏生書析盤庚太誓皆爲三篇又于顧命篇析出康王之誥伏生書凡三十四篇其時既獲古

文始目伏生書曰今文尚書古文又增多于今文二十四篇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劉向别録所云古文尚書五十八篇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古文尚書五十七篇四十六卷者武成亡于建武之間作漢志時又缺其一耳孔安國古文傳説成獻而藏諸秘府未立學官成帝時劉向校今古文尚書號曰中古文哀帝時劉歆欲立孔氏古文博士不肯置對乃中止其後桑欽衛宏徐巡杜林賈逵馬融

之徒皆為孔氏學古文書說遂顯于時北海鄭元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馬融馬鄭皆為尚書注鄭不盡與馬同鄭又注伏生書傳則亦不專守孔氏師說也馬融謂古文增多十六篇絕無師說古文增多二十四篇併九共九篇為一適止十六篇劉歆班固亦云此十六篇皆逸當時孔[illegible]氏于十六篇未立傳說故謂之[illegible]逸也古文四十二篇已亡但有書目而已然則孔氏作傳馬鄭作注之古文尚書志是今文尚書之二十九篇耳鄭氏尚書仍漢志五十七篇四十六卷之舊唐代馬鄭本俱存孔穎達猶親見之皆在正義中真

孔氏古文編次也堯典卷一舜典卷二逸汨作卷三逸九共卷四逸大禹謨卷五逸皋陶謨卷六益稷卷七逸禹貢卷八甘誓卷九五子之歌卷十逸允征卷十一逸湯誓卷十二湯誥卷十三逸咸有一德卷十四逸典寶卷十五逸伊訓卷十六逸肆命卷十七逸原命卷十八逸盤庚卷十九高宗肜日卷二十西伯戡黎卷二十一微子卷二十二太誓卷二十三牧誓卷二十四武成卷二十五匹洪範卷二十六旅獒卷二十七逸金縢卷二十八大誥卷二十九康誥卷三十酒誥卷三十一梓材卷三十二召誥卷三十三洛誥卷三十四多士卷三十五無逸卷三十

六君奭卷三十七多方卷三十八立政卷三十九顧命康王之誥卷四十冏命卷四十一逸費誓卷四十二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凡四十六卷隋書及兩唐書志並云馬鄭尚書注九卷十卷或云十一卷蓋本書已為後人所併省且並無逸篇經文是以晚晉尚書得以售其欺也然則馬鄭書比夏侯等書增多書序一篇耳夏侯等書亡于晉永嘉兵燹之際隨（隋）經籍志已不載其書馬鄭書亡于唐貞觀（正義本）專主晚晉尚書之後由今核之今文古文參伍俱存四代謨勳宣聖删述鬼神呵護歷劫不磨於戲若是其徵信

偺哉後漢班固得讀祕書地理志引孔氏古文說凡十一事皆禹貢一篇賈逵親校祕書又奏定尚書古文汝南許慎學于賈逵凡孔氏古文載諸說文尤備若堯典之釆[illegible]褎毛巂類閼門咎繇謨之璪火黺山丹絑卬成禹貢之簬枯筱簜達于菏甘誓之天用剿絕盤庚之懋民粤㩳慦慦烐謀西伯戡黎之大命不埶微子之我興受其退大誓之王出涘師乃𢜰孜孜無怠坶誓之尚桓桓洪範之曰圛（作明）曰升㚕斁鯀䌛金縢之不悆不辟大誥之我有載于西康康誥之蠱傷困不慼酒誥之晝執柯獻梓材之斁丹䑼塗于嬬婦召誥之丙午朏王誠于小民洛誥之乃

惟孺子攸　君奭之武王惟聞多方之上不甚民叨墾立政之常敀焯見諭人顧命之凭玉几布重篾席陳宗狄刀費誓之今惟牿牛馬呂刑之攸攘矯虔劓刵劅黥惟緇有稽文侯之命之毀我于艱秦誓之來就惎惎詻詻猗無它技皆孔氏古文亦即今文二十九篇馬融謂古文逸篇絕無師說故漢儒亦鮮得而稱述之哉太誓得自民閒馬融以其淺露神怪疑之然說文三引太誓古文皆與馬鄭本合此孔氏真本無可疑者非晚晉太誓所可亂也亾篇逸見于左傳國語孟子荀卿等書皆在漢以前惟仲虺之誥尹吉即咸有一德伊訓大甲兑命高宗之訓君

陳君雅蔡仲之命標見篇名漢司馬遷從孔氏問尚書故所作史記載湯征湯誥皆原本孔氏漢諸儒引逸篇者伏生書傳之九共律歷志之武成鄭氏禹貢之注允征其引及亡篇者伏生書傳之帝告說命王莽之傳之嘉禾律歷志之畢命說文引商書若藥不瞑眩即兌命鄭氏書序注引伊訓七八事而已魏高堂隆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出自尚書中候或者尚書本有此文而中候引之未可知也然則今文古文漢代師說均以二十九篇合書序百篇一篇凡三十卷今仍其舊復剩取伏生傳孔氏古文說[illegible]益以史漢馬鄭諸家傳漢義不致終湮而已正義

本太誓非漢時原書始從近人補葺者存之以稍分今文古文兼及異文識其小佁其缺頗附於漢學之末耳

道光龍飛著雍淵茂之歲夏五月中澣歸安卞裓謹序

此書同門李保秋蓀來兄贈云於村塾中見之一章子仍從來因贈秦付勿之其先人事也藏之數千年矣 王楚志